

刘书林在创作中

# 墨香记

## 纸上耕耘 笔书人生

### ——退休教师刘书林的文心守望

文/图 本报记者 崔淑静

3月7日，冠县退休教师刘书林的书房里，墨香轻绕，案头摊开的，是他最近整理的文稿；手边那本《散文》杂志，已被勾画得密密麻麻。几十年来，无论平日还是佳节，静坐读书、伏案写作，早已是他雷打不动的日常。刘书林对文字的虔诚，从髫龄受祖父启蒙那一刻起，便从未停歇。

#### 笔墨启蒙时

1957年10月，刘书林出生于冠县清水镇刘屯村一个书香门第。孩提时代，他便在祖父教导下吟诵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聆听父亲讲述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英雄豪情与《西游记》里的奇幻冒险。这些经典不仅是他童年时期的文化启蒙，也成为他走向文学世界的基石。

小学四年级，他写的作文《生产队长王振杰》登上校园宣传栏。文末鲜红的评语写道：“写作贴近生活、真实可感，能用具体事例展现人物品质。”这让他初次领略文学扎根现实的真谛。同学们的围读与赞叹，让这份成功的喜悦越发真切，亦照亮了他一生与文字相伴的道路。

#### 耕耘岁月长

1979年5月，凭借一篇见解独到、务实可行的文章《怎样教会孩子学习》，刘书林在清水公社民办教师招聘中脱颖而出，开启了近40载的从教生涯。自此，教学与文学便成为他生命中相辅相成的同心圆——教学深化了他对文字逻辑与感染力的认知，文学则在他的课堂注入了温度与深度。

阅读时，刘书林始终恪守“精读与泛读结合”的原则。教书之余他时常静坐案前，埋首书卷。《山东文学》《读者》《中华诗词》等刊物是案头常备，各类名著、散文与小说也被他反复品读。精读助他掌握谋篇布局、遣词造句的精髓，泛读则让他拓宽视野、丰富积淀，二者结合，为提笔行文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95年8月至1997年7月，刘书林在临清师范民师班深造。这段宝贵的学习经历，为他心中那颗热爱文学的种子，再次插上了飞翔的翅膀。随着工作稳定下来，他定居冠县城区的三十年间，频繁往返于图书

馆与书店，潜心研读文学典籍与教育专著；更在与众多文友的交流切磋中开阔视野、启迪思考。“读书不能只守着一方天地，唯有广纳百川、博采众长，文字的生命才能真正丰盈起来。”刘书林说。

创作中，刘书林既勤于捕捉倏忽而至的灵感，也善于汲取民间的养分。他常于夜半起身记录突然闪现的思绪；文思奔涌时，更会通宵伏案写作，他说：“灵感如星火，转瞬即逝却能点燃创作激情，唯有敏锐捕捉、及时留存，方能使其生根发芽。”民间故事亦是他重要的创作源泉。无论是公园闲谈，还是邻里絮语，他都会默记于心，回家后按照“去粗取精、提炼主题、还原场景”的方法整理成文。此外，他也从亲身经历与亲友讲述中取材，创作出许多温情动人的作品。

落笔成文，他始终坚持“反复修改、精益求精”的原则。智能手机普及前，他衣兜里常备纸笔，随时记录、修订所作诗词文句；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后，便用语音及时捕捉灵感，第一时间整理成初稿。他深信，精雕细琢是文学的淬炼之旅，每一次打磨，都是对作品的完善；每一次推敲，都是对初心的守护。

#### 乡土著华章

数十年来，刘书林笔耕不辍，散文、小说、故事、报告文学、诗词等多种体裁作品频现于各类报刊。他常说：“只有扎根生活，写出的文章才不会空洞。”多年来，他坚持参加冠县文联、县作协组织的各类采风活动，深入田间地头、工厂企业，在基层一线积累素材、汲取创作养分。此外，他还义务为街坊邻里撰写婚丧嫁娶对联，代写婚帖等文书，在日复一日的书写中浸润乡土文化，涵养了深厚的民间文化底蕴。

2020年至2022年，刘书林参与编纂《冠县乡村记忆·清水镇卷》。那段时间，他走村串巷，深入田间地头，寻访熟知村史的乡贤、老教师、村干部。夏日树荫下、冬日炉火旁，处处是他的“采风现场”。凡散落民间的家族传说、古老民谣与民风民俗，他都俯身倾听、悉心打捞，将那些乡音乡情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，为乡土记忆注入新的生命力。

这份深植乡土的创作积淀，也让他的文学影响力逐渐跨越国界。2024年5月，他悼念文学大师丁芒的挽联和诗词，相继在西班牙《联合时报》《华侨快报》等媒体刊发。

用文字摹写世间百态，以真诚传递温暖力量。如今，凭着对文字的执着与热忱，刘书林已成为冠县城乡颇有声望的文化名家。

临别之际，刘书林透露，他正筹备出版四部个人作品集——《晴阳轩诗选》《情系桑梓》《轩堂杂记》《旅游随笔》，总计120余万字。他说：“往后的日子，我仍愿握笔耕耘，在文字的田地里，静静种自己的花，结自己的果，不闻喧嚣，只一心守护这份墨香萦绕的安宁。”

刘书林的部分学习笔记

#### 记者感言

### 把热爱过成日常

很多人问刘书林，数十年如一日读书写作，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他听了总是笑笑，说不必坚持——就像人不必坚持吃饭睡觉一样。对他来说，读书就是吃饭，写作就是呼吸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

确实如此。童年时祖父为他埋下文学种子，教书时案头常备文学刊物，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。从七岁到七十岁，从乡村教师到本土文人，他从没刻意“坚持”什么，只是把喜欢的事，一天天做了下来。

真正的热爱是不用喊口号的。它不需要对抗时间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时间；它不需要咬牙坚持，因为它早已化作生命的本能。把热爱过成日常，把日常过成本能——这或许就是刘书林用一辈子写下的，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答案。